

人文情怀的流淌,总是精彩纷呈、意蕴深长。打开此书,古今名人便列队来到你的面前,见字见人,见情见心,其性格、学养、风貌、命运跃然纸上,至情至性,人文俱妙,真切而动人。这里揭示了一个问题:“名人”未必都有“人文情怀”,但凡有“人文情怀”者,才是真名人。其学识修为与字迹往往成正比,学养深厚者,大都写一笔好字。顾颉刚、范文澜、饶宗颐、赵清阁、钱锺书、沈从文等等,随便写的便笺、手札都是书法妙品。盯着吴荣光信笔写下的诗札,你的眼睛就不想挪开,不能不惊叹汉字竟然可以写得这么漂亮!那份清雅,那份风神,那份书卷气,令人赏心悦目,又陡然起敬。

他身世坎坷,27岁中进士,曾捐款组织团练抗击英军入侵广州,后官至内阁军机。其书法被康有为誉为“清朝广东之冠”。我怀疑,清朝时的广东第一,若放到现在恐怕就是全国第一了。过去“读书”和“写字”是连在一起的,做学问必须用笔,学者也是书家。无论治文治理,越是大家,字也越有味道。如今越是有本事的人,越类

外滩的“希腊神庙”

——外滩建筑之十二:外滩16号

乔争月

1927年的外滩分外热闹。英文《远东时报》(Far Eastern Review)6月一篇关于“外滩新一轮巨变”的报道中提到,“几乎每个商业或住宅区都在兴建办公楼、公寓楼或者商店。照此速度下去,不久上海就会出现一条黄金商业街。”文中列出的外滩新厦包括刚竣工的16号台湾银行。在这条“远东华尔街”上,16号并非最雄伟的银行建筑,但其希腊神庙风格的外观独一无二。

这座矩形建筑与古典时期供奉神像的希腊神庙一样,由巨大的石柱环绕,气势非凡。虽然与雅典帕特农神庙相比,这座矗立于外滩的“神庙”雕饰简素了许多,但却有自己的特色。正立面爱奥尼克柱头两端照例应是状如“发卷”的曲线涡卷,这里却改为直线勾勒的回纹图案,十分别致。同济大学钱宗澜教授发现这在外滩不是孤例。27号怡和大楼(1922年)和12号汇丰大楼(1923年)都有这种富有东方色彩的回纹装饰柱头。而三座大楼又是由三家建筑事务所设计的,说明这个创新的细节并非个人发挥,而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一种设计潮流。

大楼原为一座东印度式假4层砖木建筑,曾属英资汇丰银行,由著名的玛礼逊洋行建造。长期租借在此的日资台湾银行洽购成功后,于1924年拆除原楼,聘请英商德和洋行(Lester,Johnson & Morriss)设计了这座新楼。

台湾银行是一家日本官商合办的银行,甲午海战台湾割让后于1899年开设,总行在台北,1911年成立上海分行。该行在日治时期一直扮演发行“台湾银行券”的关键角色。1945年二战结束,大楼由中国农民银行使用,解放后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曾长期在此办公。1998年招商银行在16号开设外滩支行,大楼重新成为一间忙碌的银行。

虽然历经改造,今日的大楼内部还保留着典雅的大方格石膏天花、细密的黑白马赛克和考究的巧克力色墙砖。一楼大厅傲然矗立的两列大理石方柱,让有心人仍然感受到“神庙”的气场。

成为大家的艺人必须追慕的境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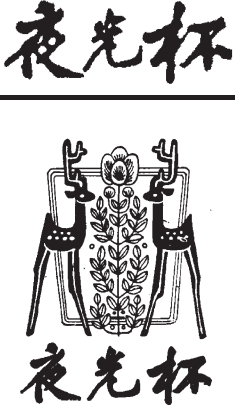
多才多艺的张伯驹,独创“鸟羽体”,看他的字,果然是满树小鸟,花枝乱颤。不禁让人想起他的命运:曾与袁克文、张学良、溥侗并称“民国四公子”,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,无不精通,还是独一无二的收藏大家。说他“独一无二”是指

在1956年,就将他收藏的晋陆机《平复帖》、李白《张好好诗帖》、黄庭坚《草书卷》、展子虔《游春图》等八件国宝级的珍品献给了国家。至今《平复帖》和《游春图》还是故宫博物院的“镇院之宝”。然而,他1956年献宝,1957年便被打成右派,衣食无着,连陈毅都愤愤不平:“乱弹琴,张伯驹把那样的珍宝捐给国家,就是砍了我的脑壳,也不会相信他反党、反社会主义!”也正是由陈老总向自己老部下打招呼,张伯驹夫妇才去吉林博物馆讨得了一份生计。“文革”爆发后被迫送到一个偏远的乡村,险被整死,在一个好人的帮助下夫妇俩又逃回北京,却失去了工作和户口。直到陈毅去世,他送了一幅后来被广为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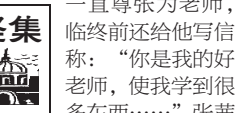
初建16号的1927年,今日所见之外滩万国建筑群已基本成型。《远东时报》记者这样写道:“这些风格各异建筑来自不同国家的能工巧匠设计,而工部局从未要求过以某种风格来和谐统一。也许是巧合,这么多风格建筑配在一起的效果竟然相当悦目。近年新建的横滨正金银行,台湾银行,字林西报大楼,汇丰银行,海关大楼和沙逊大厦都极好地融入其中。”

在热闹的1927年,列柱环绕的16号大楼加入了外滩,左侧是状如法国凡尔赛小特里阿农宫的华俄道胜银行,右为字林西报颇长的文艺复兴风格大楼。这座外滩唯一的“希腊神庙”与左邻右舍,与这条黄金天际线上其他形形色色的建筑融为一体,浑然天成。

外滩16号
(插图:张雪飞 摄)
昨天:台湾银行
今天:招商银行
建成年代:1927年
建筑师:德和洋行(Lester,Johnson & Morriss)
建筑风格:简化的希腊神庙风格
地址:中山东一路16号



抄的挽联:“仗剑从云,作干城,忠心不易,军声在淮海,遗爱在江南,万底尽衔哀,回望大好山河,永离赤县;挥戈挽日,接樽俎,豪气犹存,无愧于平生,有功于天下,九泉应含笑,仁看重新世界,遍树红旗。”这联在追悼会现场格外引起毛泽东的注意,遂向陈毅夫人打问张伯驹与陈老总的关系,方知陈



一直尊张为老师,临终前还给他写信称:“你是我的好老师,使我学到很多东西……”张茜也借机向国家最高领导讲了张伯驹夫妇的窘境。毛于当场嘱托周恩来解决张伯驹夫妇的工作和户口问题。

谁料许多年后,临到他要告别这个世界时,竟还有奇闻发生。1982年2月初,张伯驹患感冒,高烧不退,被送进北大医院挤在一间住着八个危重病人的房间抢救……几天后他不幸病逝,便有抱不平者站在医院大门口高声叫骂:“你们知道张伯驹是谁吗?他是国宝!你们说他不够级别别住高干病房,呸!他随便哪一件捐献给国家的东西,都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……”在当时举国一统的“官本位”现实中,他能享受到这样的送行方式,也算是别具一格,实属难得。他匠心独运,自成一

有一天早晨从广播里听到有两个官员“被调查”,心里不是滋味。并非是同情那两位,至今我也没记住那两位姓名谁。我是认为对犯罪或违纪的人用“调查”二字,是玷污了调查。调查,是个闪光的词汇。有不少外国大学者的书上引用中国“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”的佳句。还有位外国总统在讲演中也引用中国“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”的至理名言。

人人都是调查者,也应当是“被调查”者。接受市场调查,接受民意调查,咱当民的都有份。再说,社会学这门学问的一大特色就是调查。调查的历史从《伦敦调查》说起有500年历史,从中国夏禹时期的人口调查说起有4100年历史,从来都是褒义的。不是说词汇的褒贬不可改变,而是说:为什么把现成的“审查”一词搁在一边不用?“审查”不完全是贬,经得起审查也是好事,但“审查”多少含有贬的成分,用在犯

家的“鸟羽”字,弯多,拐多,多姿多彩,幽雅灵动,难道真就成了张伯驹命运的写照?都说“字如其人”,或许不谬。至少可激励人们要努力把字写好。墨迹如人生轨迹,字写得好,有益于争取好的命运。一幅墨迹,就是一种人生,一段传奇。

点绛唇 黄叶丹枫

陈平

黄叶丹枫,放眼九峰正秋色。黄花一侧,曲阑幽径隔。

华亭湖上,排云比翼鹤。风又瑟。暮云璧合,草城灯火初。

我进入文学写作的时候,是一个没有文学的年代。那个年代文学被打倒了。那是40年前。那个时候,我在上海星火农场砖瓦厂当知青,每天烧窑,加好了煤就坐在窑顶上,看着远处。窑的前面是一条河,对面是上海文化五七干校,上海所有的文学家、艺术家在那儿放牛、养猪、种庄稼。我坐在窑顶上能够听到干校大礼堂里传出“打倒巴金”的声音。那时在打倒文学。可是很奇怪,我坐在窑顶上看着远方,却走进了文学。

三十几年前,我写了一篇短短的小说,投啊投啊,一个个的刊物都拒绝了。他们觉得小说很好,可是不敢录用,因为有风险。这篇一个刊物都不敢发表的小说,江苏《少年文艺》用了,当年的主编叫顾宪谟。后来,它获了1957—1979江苏省第二届儿童文学评奖一等奖。顾主编坐火车来上海通知我去领奖,那是一个非常热的夏天。我进入文学的第一次最隆重的面对,就是在这次颁奖仪式上。当我到达的时候,很多报刊的记者举起了相机,相机发出一道道光,就在那样的光亮下,一条未来的路正式开始了。就是儿童文学的路。那些光亮留给我的不是文学的荣誉和个人的骄傲,荣誉和骄傲都是很容易失色的,甚至连自己都会失掉兴趣,它们留给我的

是文学本身的亮光,是对于文学的敬重。在颁奖以前,主编请我到会客室,讲了过程和故事给我听。是关于我的小说的。我的小说叫《马老师喜欢的》。他觉得这个作品非常好,想发表,可是拿不定主意,就把这个作品印了很多份,给南大南师大的老师看,那些老师也意见不一。晚上,他对爱人说:“有一个作品我想给你看一下,如果你认为可发,我就发,但如果你同意,将来有了风险,请你与我共担。”他的夫人很快把小说看完,立刻说:“你发,有什么事情我和你一起承担。”这篇小说后来就发出来了。现在听这样的故事,你会知道那个年代的编辑们、写作者们对文学是怎么敬重的。

我在序言里

别亏待了“调查”二字

邓伟志

完全是广播。广播也是根据平面、立体媒体读出来的。再看得透一点,也不能责怪媒体。亏待“调查”的还有一些调查者。如果对当今的调查略微做点调查的话,不难发现:他们的调查不过是换个办公室听汇报。这固然也勉强算得上调查,但这不是深入调查,而是“浅入”调查。更严重的是,有些长官下去调查时前呼后拥。年纪轻轻的拿不动太阳伞,叫秘书给他举起来。怕下面的水质不好,自己带水。水干净了,调查被弄得

不洁了。调查的过程是拜群众为师的过程,是老老实实向群众学习、吸取群众智慧的过程,绝不是摆谱去的。真要

真要从调查中学到真知,要讲究调查动机、调查方法,更要讲究调查作风。调查作风是调查成果的决定性因素。

桂花飘香的季节,满院子的金桂、银桂、丹桂、四季桂,一下子绽开,空气中弥漫着芬芳。也许你不十分关注,因为桂花不以姿态胜,花小如微沫,故又名木樨,它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;它也不以色彩胜,不过黄、白、朱,没有玫瑰的浓艳,更无郁金香的绚烂;它似乎谈不上品格,既没有菊之傲霜、梅之斗雪、兰之清雅,也没有莲之出污泥而不染。然以其香味胜。这香,不是梅的暗香浮动,兰的清香飘逸,而是浓郁、醉人、沁之心脾。故李渔说“秋花之香者,莫能如桂。”它在“零落成泥碾作尘”后,也未必“只有香如故”,但如果将它采摘下来,用盐腌,用糖渍,制成糖桂花,则其香永葆。举凡糕点、零食都离不开它;绿豆汤、赤豆羹、汤山芋、甜酒酿,以至白糖莲心粥,如果少了点桂花,味儿就大变其样。

也许鲁迅颇喜欢它,在北京的四合院故居里栽有四季桂;郁达夫则写下了《迟桂花》,是显然爱桂的了。可惜它的花期过短,不数日就散在地下,如点点金屑银珠。人们叹息它如薄命的桃花,惋惜它如飘零的樱花。是啊,它仅比一现的昙花略久罢了。但正因为它

以短促的生命散放出全部能量,为人们作出竭尽其力的贡献而为人们喜爱。然由此却不禁让我想到了一些人物……他们的生命都很短暂,但流芳百世。诚然,桂花为人喜爱,但我以为,除了喜爱,还该尊敬。

多少字数的儿童文学。我老觉得不可理解的是,有的人怎么在很短的几年里就宣称自己写了200万字、300万字?我不能理解一个人几乎除了自己别

我在序言里

梅子涵

什么叫序言呢?就是开始。就是第一页。就是必须十分认真。就是不可以马马虎虎。就是心里很清楚,世界上有多少优秀的作家,优秀的文学,优秀的为孩子们写的书。就是知道,努力的路途有多长。就是每次开始新的写作,都会有些小心翼翼。……”

在这样一个追求轻松的年代,我这样说文学,这样说写作,真不合时宜。可是这是我的真实的声音。我不用假说话。不过,我写的儿童文学,我的那些孩子故事,都是轻松、风趣的。我是敬重地写着幽默。我制造笑意、笑声的时候,是有人格方向的。没有人格方向不是真的幽默,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轻松。

最喜欢做的事情,便是张望和遐想,明请看本栏。

我写童书

